

· 散文集 ·

# 高粱紅了

● 李竹

四川文藝出版社



作者近照

## 目 录

春天的耳朵.....	1
走进秋雨.....	4
月光多么好.....	6
琴声.....	8
又一阵鞭炮声响起.....	13
桥.....	16
遥远的歌声.....	19
无花果.....	21
阳台.....	23
小镇早市.....	26
古镇豆腐.....	29
家乡的红薯.....	32
西江半月.....	36
古镇新韵.....	42
考试.....	46
高粱红了.....	51
川南农舍.....	54
山野人家.....	57
摆渡人.....	63
迎新年.....	66

走人户·····	68
牛灯·····	71
南瓜赋·····	73
农家中药库·····	77
螃蟹歌·····	81
杏果·····	84
我的祖母·····	87
父亲留下的·····	95
那一片青柄林·····	97
五孃·····	100
绿色的葡萄架·····	107
敞坝记·····	115
宅基·····	122
难忘的吊脚楼·····	130
乡场·····	136
一幅带墙泥的画·····	142
青青桤木树·····	145
浓绿的云·····	149
白鹭飞翔的地方·····	156
剖黄鳞的少年·····	161
虫鱼二章·····	167
双河凉糕·····	173
悬岩上的民族·····	175
后记·····	184

## 春天的耳朵

鱼腥草，俗名摘耳根，深红色的叶片，白嫩的根。立春过后不久，它们就从土里探出裹得紧紧的叶子，像一只嫩红色的小喇叭，喇叭口像人的耳蜗。两三天后，叶片舒展开来，呈圆形，颜色更深了。它们密密匝匝地布在田坎上、田埂里，隔远望去一片红色。

摘耳根是清香爽口的好菜。用刀连根撬下来，洗干净，拌上酱油、辣椒等佐料，送到嘴里一嚼，满嘴清香！在春二三月，农家哪顿桌上不摆一碗这样的好菜！

我常想：田野是那样丰饶，大自然对农家是那样慷慨，不仅奉献出丰盛的瓜果谷物，还萌发出遍地野菜野草，供人采摘食用，割取喂养牲口。田野好像是我的母亲。因此，我总忘不了家乡的田野，忘不了田野上的小草、野菜。尤其当春暖花开，紫燕归来，摘耳根那红色的叶片就像星星在我眼前闪烁。摘耳根上市了，免不了每天买上几把，感受一下田野春天的气息。

吃过晚饭，我走出校门，到田间小路上散步。忽见田坎上探出了一只只水红色的“耳朵”。啊，摘耳根！

我连忙蹲下用手指抠开泥土，拔出一根来，肥胖胖、白生生，好不爱人！

田坎那头，两个小姑娘也在用镰刀撬摘耳根。我直起身走了过去。大的一个小姑娘约莫十三四岁，穿件半旧的蓝花线呢衣服，小的一个只有八九岁，胖胖的。

“撬这么多，吃得完？”我指着田坎上的竹篮问。

“明天逢场，吃不完的叫妈拿上街去卖。”大的一个小姑娘答

“家里还缺油盐钱？”

小姑娘笑了：“家里才不会要我的钱呢！我用来买学习用具。”

这准是爱学习的孩子！我了解到不少农村孩子，他们生活比城里孩子苦，学习时间比城里孩子少，但好多人比城里孩子用功，也并不比城里孩子笨，学习成绩很好。

小姑娘拔下一根摘耳根，举起来问我：“它为什么叫摘耳根？是不是因为它的叶子像耳朵？”

我想了想，回答说：“也许是吧。”

她又问：“你说，这耳朵能听见声音吗？”

我笑了：“这是植物，怎么能听见声音呢？”

“能听见的。”小姑娘眼里闪着光，“这是春天的耳朵，田野的耳朵。它一定听见了这小溪的哗哗声，蜜蜂的嗡嗡声，说不定还听见我们在谈论它呢！”

望着这如花儿般可爱的笑脸，我暗暗赞叹：好聪明

的孩子，好丰富的想象力！

我往回走了。走完田坎，踏上公路，回过头一看，两个小姑娘还蹲在田坎上聚精会神地撬摘耳根，小小的身子融入灿烂的霞光中，和竹林、柳树、房舍、小溪、水田、庄稼……组成一幅美丽和谐、色调明朗的图画。

“春天的耳朵，田野的耳朵”，我一路思索着小姑娘的比喻。看来，不光我对摘耳根、对田野有特殊感情，这小姑娘，或许所有的农村孩子都对它们有特殊感情，田野也是她们的母亲。是的，摘耳根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，才迫不及待地探出地面，倾听春天行进的脚步声。春天，走进了田野，走进了人们心里，包括这如野花儿般的农村小姑娘的心里！

## 走进秋雨

秋雨，绵绵密密，带着柔情，带着凉意，洒向分婉了一个收获的大地。

不似夏天的狂风暴雨，倏忽而来，倏忽而去，挟雷裹电，使人心灵狂躁激动过后便是空落荒芜。也不似冬天的凛风淫雨，使人心灵阴霾晦暗，凄冷孤寂。

因这凉凉的秋雨，大地不再狂热焦燥。田野清竣，河水澄明，山色静穆。细瘦的黄花，在秋风中展示孤高的风韵。秋雨洗涤过的月亮，皎洁丰腴端庄。虫蛩不理睬秋之已至，执拗地作着哲人般的低吟。

秋风秋雨中树叶渐染成金黄，偶尔三二片飘落下来，开始卸去身上的多余，开始作着庄严的更新。完成一次奉献，便更加成熟一次。

田塍里圆形的稻草垛，为率真活泼的夏天打上一个句号，大地走进了含蓄深沉的季节。

秋季没有寂寞。南飞的大雁，北方季节放飞的风筝。那风筝，那大雁，一头系着仰望的目光，一头系着嘎嘎的叫声，被秋风送向遥远。目光里漾着打不湿的希



翼，雁叫里吟着执著坚毅的赞诗。

秋季没有忧伤。秋气摇落的是一切累赘、浅薄。秋雨播下闪亮的种子，播下一个嫩绿开花的季节，播下一个重新聚积的欲望，播下一个新的收获机会。

秋季没有懈怠。来去匆匆的脚步，坚实而轻捷。收获的是丰硕还是干瘪？是欣慰还是愧怍？是充实还是失落？沉思反省过后，是更加理智繁忙的劳动！

走进秋雨，走进冷静多思的季节……

## 月光多么好

校园是寂寞的，一道道宿舍门紧闭，只有窗户里的灯光透出温馨和热诚。学校旁边的广场却异常热闹，那里今晚要龙灯烧铁花，站在阳台上就能听到嗡嗡的人声和爆竹的锐响。

我信步踱出校门，没有去往广场，却走向通向乡间的公路。这路我散步时走过不知多少次，却百走不厌，次次都感到新鲜。

真难相信这遍野朗朗月光是天上那轮冰清玉洁的圆月洒下的，它不也沐浴在无边无际圣洁的光辉里么？水田，如莹莹玉镜，映下了锃锃皎月和漠漠高天。天上一个月亮，水中一个月亮，天上的月亮有多高，水中的月亮就有多远，月亮与月亮之间迢迢莫测。望望天上，看看水中，益发增添了虚缈朦胧的感觉，然而一切虚缈得美丽，朦胧得妩媚。

月亮多么圆，月光多么好！一年十二次月圆月缺，十年该有一百二十次，却没有一次留意过，就像人生匆匆的脚步无声地走过去，这一百二十次圆月也就从身边

悄悄滑落了。

没有虫吟蛙唱，四野辽阔无极。沉浸在溶溶月光中，心被静谧充实得盈盈的，思绪被清新过滤得净净的。屋子里的人只感受得到寂寞，广场上的人只领略得到嘈杂；我暗暗庆幸，我享用得多么丰富！

我忽然记起今天是采青节，怪不得月光这么好！早年每逢这个夜晚，我就要怀着月光般澄澈的心境去采青。在家乡，农历正月十五是过大年，也是采青节。这晚上不管谁家地里的菜，别人见青就可以采，这不算偷。被采了菜的人家不能骂，说是一骂就触了霉头，一年里运气蹇劣，而被骂的人却大吉大利。因此，有人便专采泼野人家的菜，以图挨挨骂，讨个吉利。可是，再吝啬刻薄的人家也恪守规矩，不愿骂人。家家都采过别人的菜，家家的菜都被人采过，却听不到骂人的声音。若没有人采自己的菜，心里反而怅然若失。庄稼人的心境也如正月十五的月夜，一尘不染，透明清朗。采青节，是最宽宏大度的节日，所有旧恶前嫌都冰释了。新年伊始，一切都是新的，一切都从头开始。人人都在心里忖度：如何养性修身，造福于人，严责于己，和乡邻处好关系。过一个春节，情感便得到一次升华，邻里关系便得到一次改善。

我真想到近旁地里摘几枚豌豆尖，拔几根嫩蒜苗；也希望我能种一片菜地，别人今晚也来采我的菜。

不知这里农村有没有采青节？

我们城镇可是没有采青节的。

## 琴 声

我出生在偏僻的山村，不知为什么，竟从小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。腼腆憨厚的父亲只会偶尔哼几句朴讷的山歌，自然并无音乐细胞遗传给我；村里素不闻丝竹之声，我当然也谈不上受到环境的熏陶。

可当我稍稍懂事的时候，一个声音便对我说：“不！你的环境很好！山村处处有乐器在演奏，时时有歌喉在吟唱，你生活在音乐的天地里！”

哦，是了，是山村的天籁熏陶了我！

那屋侧肥大的芭蕉，便是绿色的琵琶。当雨的手指将它拨动，便滴滴嗒嗒，似珠落玉盘，似间关莺语，伴我做了多少个绿色的好梦。

那屋后蓊郁的竹林，便是热闹的乐厅。鸟儿嘤嘤鸣啾，妙曲传韵，给山村增添了动人的诗意和优雅的情趣。

那莹莹的小溪，便是不倦的歌手，昼夜低吟浅唱，缠缠绵绵，引发人多少遐思漫想……

多少回，我坐在门槛上，两手托腮，痴痴迷迷地倾

听着大自然的美妙乐曲。祖母看我那傻乎乎的样子，问：“乖乖，你在想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娘娘，我在听。”

“听什么呢？”“听音乐呢。”祖母愣了愣，立刻明白过来，笑着说：“是该好好听听。大自然的音乐不仅怡神悦耳，还能陶冶人的心灵呢！”

随着年龄增长，终于见识了一些乐器：洞箫、竹笛、三弦、二胡。在这诸般乐器中，我特别喜欢二胡，两根弦上发出的声音，柔和浑厚，千变万化，如美嗓音吟，动人心魄。连那蹩脚的演奏，也让我痴迷倾倒。按捺不住，就和胆大的伙伴打了条菜花蛇，剥皮晾干做成琴筒，又做了琴杆。用麻绳做弦，麻丝做弓毛，松林里采来松木油炼成松香。一把二胡做成，大家乐不可支，整天“牙猪母猪”地拉个不停。

想有一把真正二胡的梦做了好久，终于在高中二年级的一天，用准备交伙食费的三元钱，买了一把廉价二胡，又买了本《二胡自修教程》，如痴如醉地练习。高中快毕业时，居然能拉二胡独奏曲了。

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，我怀着怅怅的心情，带着这把因摔破琴筒而箍了一道铁丝的二胡，回到世居的茅屋。白天上坡挖地担肥，晚上在敞坝里忘情地拉起二胡，直拉到月上中天。拉罢二胡，筋骨的疼痛消失了，烦乱的心绪平静了，怀着淡淡的憧憬进入梦乡。

劳动太繁重，又吃不饱肚子。幸好参加了大队文艺宣传队，每天下午都要练习节目，有时上午也练。乐器

除了锣鼓，就是我这把二胡。主要是给舞蹈伴奏，《车水忙》，《北京的金山上》，《咱们的解放军》……我们跑遍了全公社所有大队和邻近一些公社。点起几盏马灯，挂在公房檐柱上、风车把上。锣鼓一响，农民们便打着火把，踏着月光来了。摇曳的灯火，如水的月光，氤氲的雾气，朦胧的山影……周围充满了神秘的诗意。我兴奋而认真地拉着二胡，祈望我的琴声给乡亲们忧戚的心增加一点欢乐，给他们枯燥而贫困的生活增添一点韵味。演出结束，望着山路上明明灭灭的火把，欣慰之情油然而生。

日子如桤木树的叶子飘下一片又一片，当漫长的农村生活终于结束，我才觉得实在应该感激这把二胡——我须臾不曾分离的患难朋友，是它带着伤痕唱着歌儿，伴我走过了艰辛落寞的道路。一位和我要好的民办教师送我入学，他也想学拉二胡，我便把自己这把二胡送了他。尽管十分舍不得，但我想到那位民办教师比我更需要它，还是毅然送给了他。

数年辛苦，仔细清点，竟两手空空，时间，是我唯一的财富。我不愿再每晚都用上一段时间来拉二胡，只偶尔借同学的二胡来拉一下。毕业后参加了工作，更唯恐有丝毫懈怠，而愧对了几十双纯净如山泉的眼睛；工作之余要看书学习，有时还要爬爬格子，这才体会到“一刻千金”的真正含义。对二胡的兴趣日渐淡薄了，最后几乎与二胡绝缘，以致几年来，学校里很多老师学

生竟不知道我还能拉二胡。

去年暑假迁居，由旧楼房搬到新楼房，邻居是一位年届五十的老教师。他的六个子女除一个已参加工作，五个都在读书。他工作极其认真负责，家务事繁多，常常忙得马不停蹄。这样一个负荷很重的“火车头”，平时却显得轻松愉快，脸上全无忧虑辛劳的痕迹。他每天下班忙罢家务，便操琴持笛自我娱乐一番。学校组织文艺晚会，他是教工乐队积极分子。一次，他偶然听我拉了几曲二胡，惊讶地说：“想不到你拉得这样好啊！”

由于他极力怂恿，我勉强参加了学校文艺演出。演出一过，一忙，又与二胡绝缘了。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老教师拿来一支笛子一把二胡，对我说：“我们来合奏几支吧！”他刚洗过碗，解下围腰，安顿了女儿学习。我推托不得，只好放下书，操起了琴。老实说，他的技巧不如我，但我们配合默契，还是很和谐的。几支曲子奏罢，竟精神一振，晕乎乎的大脑变得清醒了。

这以后，每隔一两天他就来和我合奏一次，引得单元里素难来往的大人孩子们也来凑热闹，于是常常发展成小小的音乐会。半学期过去，我僵硬的手指渐趋灵活，沉默的性格略显活跃，而且写的文章也仿佛有了点儿韵味。若几天不摸二胡，反倒萎靡困顿，若有所失。我这才感到我不能没有二胡，于是，毅然拿出一百五十元钱，托人在成都买了一把。

“难道音乐只能是忧愁潦倒的朋友，只能替人排忧解难

解闷？不管人生是得意还是失意，道路走得顺利还是曲折，生活都应该永远充满琴声。”一次合奏过后，老教师这样说。

“是的。”我点点头说，“倘若每个人工作之余都有一件乐器作伴，那空气中将会少却多少噪音，而增加多少谐音啊！”但我没有告诉他，这些年离开了二胡，抛弃了“老朋友”，如今我已有些后悔！

推开窗，遥望朦胧的山影，我不由得想起那把远在家乡箍了一道铁丝的二胡。我的朋友！在那个民办教师手里，你是否唱着不倦的歌，伴他行进在人生的路上？但愿你不要被弃置蒙尘，喑哑无声呀！



## 又一阵鞭炮声响起

又是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起，隐隐伴随无数人的欢呼呐喊。显然又有人摸到彩电或冰箱了。隔壁阳台上有人走动，出于好奇，抑或羡慕，想看看是谁交了好运。银行就在我们宿舍楼的旁边，等候摸奖储蓄的人的长龙从楼下蜿蜒而过。号称小镇世外桃源的我们师范学校，这两天也如在平静的池塘里投下石子，泛起了涟漪，鞭炮一响，便有人怦然心动，继而跃跃欲试，继而就加入了摸奖的队伍。只是都运气不佳，摸到的几乎全是洗衣粉，甚至是“谢谢合作”。

任它鞭炮脆响，人声欢腾，我自“岿然不动”，翻我的书，做我的事，走我的路。

这倒不是我傻得以为翻书能翻到彩电冰箱，翻到好运气。“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”，这些古训，我也从不相信。读书读到高中毕业，回乡住旧茅舍；又读了几年书，住一间泥墙剥落，顶棚垮塌的破屋子。前年搬到新楼房，三间一厨，和过去乃有天壤之别，已是万分满足，何须贪得无厌再寻“黄金屋”！我